

苏区如何解决吃饭问题



苏区女兵积极生产

重视农业 自力更生

1927 年 9 月 9 日，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，转移至井冈山，由当地武装首领袁文才、王佐接济了 500 担稻谷，上千名起义官兵得以稳住阵脚，在湘赣边界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。次年 4 月 28 日，朱德、陈毅又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，与毛泽东、袁文才、王佐的队伍会合，组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军。大量兵员集中在“人口不足两千，产粮不足万担”的弹丸之地，在国民党严酷的军事“围剿”和经济封锁下，粮食供求矛盾日趋尖锐。

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临机应变，组织、引导宁冈、永新等地农民开展生产自救，取得了好收成。朱德、毛泽东亲自带队下山挑粮，经过一个多月长途跋涉、往返穿梭，为井冈山根据地储备了 30 多万斤粮食。红四军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，任“敌军围困千万重，我自岿然不动”，以弱击强连续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军事“进剿”，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。

1929 年 1 月 14 日，打破国民党的重重围困，朱德、毛泽东率红四军跳出井冈山，转战赣南、闽西。风味万千、营养全面的客家传统饮食，养育壮大了革命力量和红色政权，1931 年 11 月 7 日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，毛泽东当选为主席。在为期 13 天的会议期间，600 多名来自国内外的代表，尽情分享了“红都国宴”的美味和

中共取得局部执政地位的喜悦。

随着工农武装迅猛扩充、各级党政机关相继设立，脱产的公务人员不断增多，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，再加上干旱、水涝等自然灾害频发，造成粮食连年歉收，奸商趁机囤积居奇、哄抬粮价，而国民党的“困死”“饿死”手段越来越卑鄙，对苏区物资一律实行禁运，种种手段加剧了粮荒饥馑。

面对严峻形势，苏维埃政府紧紧围绕和服从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，始终把发展农业生产置于各项经济建设的首位，放手发动群众开荒垦田、开渠治水，大办互助合作组织，大兴劳动竞赛运动。仅 1933 年一年，中央苏区消灭荒田，新开荒田可产粮 26 万担。到 1934 年，修复水利工程万余处，新修水利工程千余处。农村基层普遍建立了劳动互助组、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，中青年农村妇女解开裹脚布下水田，唱起了农业生产的主角。

与此同时，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粮食管理、经营机构，积极开展粮食购、存、调、销业务，调剂余缺，打击奸商；平抑粮价，稳定市场。到 1933 年 9 月，苏区全境设有公营粮食调剂总局 1 个，省局 5 个，县区分、支局 60 个。到 1934 年 2 月，中央苏区由群众集资创办粮食合作社 1071 个，拥有社员 243904 人，股金 242097 元。为了确保苏区军民用粮安全，临时中央政府于 1932 年 12 月通令各地，要求有计划地限制粮食出口，禁止主粮改作副食用途。

因各项工作到位、措施得力，苏区农业在大灾、战乱之年逆势飘红，1933 年，中央苏区

农产增长 15%，闽浙赣苏区更是高达 20%。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，毛泽东自豪地宣称：“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。农民的大多数，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，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，吃糠秕，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，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。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有吃肉的时候，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。”

官兵一致，干群一心

1927 年 9 月 30 日，毛泽东在永新三湾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整编，创造性地推行支部、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，取消军官“四菜一汤”的待遇，让士兵民主管理伙食，自由支配节余的“伙食尾子”。有一次部队急行军，毛泽东因熬夜起得迟，来不及吃早餐、带午饭，饿得他竟向人讨饭吃。朱德平易近人，经常深入厨房、灶间，跟炊事员打成一片，以至于每每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敌兵误为“伙夫头”。红军官兵政治平等、经济公开，吃多吃少一目了然，吃好吃坏心甘情愿。

1929 年 2 月 9 日，朱德、毛泽东率部从井冈山一路转战，孤军深入到瑞金大柏地时，3600 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 2500 人，平均每人只有 20 发子弹，并无粒米盐毡之食。这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，当地群众因受国民党的欺骗、蒙蔽，早已人去村空，而国民党赣军 5 个整编团在后面紧追不放，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。毛泽东当机立断，指示军需处特事特办，允许以连为伙食单位统一开具欠条，赊购大柏地村民来不及带走的“过年粮”，让众将士吃饱喝足，增强体力，终于击败强敌。一个多月后，军需处信守诺言，拿出 3500 块光洋兑现了欠款，赔偿了战争损失。红四军通过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，因敌取资，劫富济贫，赢得了所到之处劳苦大众的拥护和支持，士气空前高涨，战力倍增，牢牢地控制了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根据地。

苏维埃政权为了防止产生官僚、特权和腐败，杜绝多吃多占、铺张浪费，确保自身机体的健康、纯洁，加大了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党性、党风、党纪教育力

度，从 1932 年 2 月起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、深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。1933 年 12 月 15 日，毛泽东、项英签署、颁发了《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》第 26 号训令，首次明文规定了贪污浪费的量刑定罪标准，对贪污、倒卖粮食的犯罪分子惩罚尤为严厉。一个代号为“江西老表”的红军干部因倒卖了两担军粮，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，令害群之马闻风丧胆。

绝大多数苏区干部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，“自带干粮去办公，日着草鞋分田地，夜打灯笼访贫农”，传颂一时；“真心实意为群众，柴米油盐都想到，问寒问暖情义重”，蔚然成风。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垂范，11 个部委二成多冗员被核减，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，每人每天只发油盐钱三分，食米半斤。在前方战事吃紧、粮食供应最困难的非常时期，后方非战斗人员半干半稀只吃两顿饭。有一阵子，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吃饭时总是躲在一边，有人怀疑他瞒着大伙偷吃猪肉，气愤地跑过去一看，发现他吃的原来是红薯叶！

苏区干部吃苦在前、享受在后，苏区群众也毫不含糊，纷纷慷慨解囊，硬是从牙缝里抠出粮食支援革命战争和苏维埃经济建设，而且大部分群众卖粮不要钱、借谷不要还，主动退回政府发给的购粮款和借谷票。1933 年，临时中央政府应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，借谷 20 万担，推销经济建设公债 300 万元。1934 年，中央苏区分 3 次借谷 104 万担，其中“中央苏区的乌克兰”——宁化县群众借谷 7 万余担，数量最多、质量最好。“红都”瑞金群众从中共建政到北上转移，历年间借谷 25 万担，认购公债 68 万元，其它物资更是不计其数。

红军官兵步调一致，苏区干群上下一心，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，顽强地与“庞然大物”国民党南京政府抗衡了数年之久。

直到洋顾问李德瞎指挥，导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但中央红军主力并未伤筋动骨，依然能够从从容容身而退。

（据《老年日报》）

共和国没有走过长征路的元帅

除陈毅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外，1955 年授予元帅军衔的另外 9 人都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中央红军完全处于被动，只有突围转移一途。从“中央红军长征开始、突破四道封锁线时战斗序列表”可以看出，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等人在当时军队中的重要地位：当时，朱德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，叶剑英是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，林彪和聂荣臻分别担任第一军团军团长和政委，彭德怀为第三军团军团长，刘伯承为第五军团参谋长，罗荣桓为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。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四道防线是红军长征第一阶段的战斗，也是中央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刻。这些开国元勋在长征初期就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。而其中，当时养伤的陈毅被赋予了留在根据地打游击的重任。

自 1927 年南昌起义所部在潮汕失败以后，陈毅与朱德同志率部上了井冈山，就和毛泽东同志一块创建第一个红色政权，旋即又一起创建赣南、闽西革命根据地，又与毛泽东、朱德一道粉碎敌人第一、二、三次“围剿”。

1934 年 10 月，红军离开瑞金开始长征时，陈毅身负重伤正躺在利用农舍建起的病房中，带伤的陈毅留下来与项英一起领导南方游击战争。在红军就要突围的前夜，更多的是战友间的离别之情。由于这次战略转移是在高度保密中进行的，和留下的数以千计的伤员告别就是伤情不已！其中，周恩来与陈毅的壮别是最值得大书一笔的：病房里，陈毅握住前来告别的周恩来的双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他清楚周恩来行前赶来的目的。他极力地控制住情感，很有风趣地说道：“你们就要走了，快对我说悄悄话吧！”

周恩来首先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：你是高级干部，本来应该把你抬走，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，有影响，有名望，又懂军事，中央走了，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。随后，他又向陈毅传达中央的决定：“你留下参加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的工作。同时由你出任中央政府留守处主任之职。你有什么意见？”陈毅十分干脆地说：“没有意见！”

十大元帅中唯有陈毅没有走过长征路。他被中央留在南方领导留守部队打游击。红军主力部队进行长征实施战略转移，陈毅领导了南方八省的 3 年游击战争。由于敌我力量悬殊，这 3 年的游击战争其艰苦程度也不亚于长征。他们不但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，保存了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，还推动了南方八省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，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又一个战略支点。

（青时）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

（节选）

王尚林题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：梁祖文

7.胡晓初家。王其梅：咱们去了几家，差不多都是缺粮少柴，揭不开锅。家家的老鼠都饿跑光了！胡晓初：魏将军说没有就借！地主老财家的粮食放霉烂坏，我们穷人做活累死，凭什么非得饿死！王其梅：魏老将军说得对，没有就借！咱这一带数胡楼的胡逊安家最富。可这个恶霸地主仗着养有

家丁横行霸道。咱多次募捐他都吝啬分文。我看就先从他身上开刀。屈登瀛：胡家有七八条枪。我看咱要多去些人先镇唬住他们，让他们有枪不敢用，躲在屋里当缩头鳖！再说，这样咱也能避免损失。王其梅：我看咱的人除带枪外，还要多带口袋之类的家伙，捎回一批粮食，分给那些穷人。

8.乡村大道。一群化妆成走亲戚、做买卖的训练班学员，夹带着武器，行走在通往胡楼和小马庄的路上。薛朴若担任挑子。

字幕：地下党员，解放后任淮阳专员、武汉市副市长。

屈登瀛推辆独轮车，李子木扮成少妇坐在车上。刘尚飞跟在薛朴若后面，高兴地走着。蔡父肩上搭条布袋，急匆匆地赶路。乡民从四面八方向胡楼村围拢过来。

9.胡逊安家。这是一处大宅院。高大的门楼，双狮子把门，一道青的楼房瓦舍。院子的西北角，有一偌大的粮仓，粮仓东边住着一群家丁。

10.胡逊安卧室。胡逊安躺在床上抽着大烟，管家匆匆赶来。

管家：老爷，大事不好啦！听说胡晓初领的那帮穷小子今晚要闹事。

胡逊安：闹啥事？

管家：风言风语，他们要抢粮！胡逊安：哼！抢粮，就是借给那帮穷小子个天胆，他们也不敢动我胡老爷一粒粮食！

管家：听说这次共产党插了手，是胡晓初出的馊点子。

胡逊安：不会吧？我和胡晓初还是一胡家，论辈儿，他该喊我爷哩。

一仆人慌忙来报。仆人：老爷，大门外围满了穷人。

胡逊安：推烟枪，猛地坐起：快集合家丁，给我顶好大门！

11.胡家大门口。门前的空地上站满了人。屈登瀛砰砰砰地擂着大门。屈登瀛：开门开门，我们要见胡老爷，有要事相商。

管家隔着门：先说说是啥事？

李子木：穷人要吃饭，想给胡老爷借点粮食。

管家：真不巧，胡老爷不在家，俺一个小管家的作了主。您看这样中不中，先回去，改日再说。

众人：开门，开门！再不开，就砸门了。管家在门内高喊：谁敢砸门？也不打听打听，俺胡老爷的快枪，可不是吃素的！

屈登瀛高喊：哼，要说枪啊，他胡老爷没有俺的零头多。要是不信啊，咱都拿出来当场亮亮！

薛朴若：胡老爷，管家，你们都听好了，我们只想借点粮食，帮穷人渡过难关。只要你们不先动

武，我们保证不伤胡家人一根毫毛！可话又说回来，要是真打起来，你们胡家今天就完蛋了！明年的今天，就是胡老爷的祭日！放明白点，赶快开门！

管家：乡亲们，借粮的事好说，好说！今几个天色太晚了，明日再说吧。

李子木、薛朴若、屈登瀛三人耳语一阵。屈登瀛高喊一声：乡亲们，执行第二套方案，砸门！一大群人抱住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，高喊着冲啊，照着大门撞过去，通地一声巨响，大门晃动了一下。

人们抱住木头后退十多步，高喊着再次向大门撞去，噻一声巨响，大门晃动一下裂开一道缝隙。人们又后退十多步，再次用力向大门撞去，咣一声巨响，大门洞开。一家丁慌忙开枪，子弹从屈登瀛头上嗖的飞过。屈登瀛眼明手快，啪的一枪，击中了那个开枪家丁的胳膊，那个家丁哎呀一声，枪当啷掉在地上。其他家丁一看这家伙受伤，拔腿后撤。

（10）（待续）